

昌黎文集

昌黎文集

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書啟

與孟東野書

東野一本作郊



與足下別久矣以余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
於余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一作他人非
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一本而下又有又字足下知余心
樂否也余言之而聽者誰歟余唱之而和者誰
歟言之而無聽也一無之而二字唱之而無和也一無之而二字
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與一作以足下知
余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

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

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

古人而從之一本作從今之人足下之道其使余悲也無一

其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孫曰正元十五年

董晉喪出汴州四日而軍亂殺留後陸長源嚴曰汴州亂在貞元十五年二月此言去年春則與東野書在十六年也

無所與歸與一作以遂來于此主人與余有故孫曰

謂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公往依焉哀其窮居余于符離睢上集注

縣名睢水名在梁郡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韓

是年秋建封辟公為幕職故云被留也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

年秋補注十六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

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余亡兄之女

樊曰習之也公亡兄即

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弇也○下一作六集注雲卿之兄仲卿仲卿之子會行第六今作六者非

期在後月

朝夕當來此

補注即十六年四月也

張籍在和州居喪家

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

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余之望也

春且盡時氣日熱

日一作向

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

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一本余皆作吾

答竇存亮秀才書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

篤專於文學文學不得其術一作學不
得其術凡所辛

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

重以自廢是以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愈困

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孫曰正元十九
年公以言事出

爲陽山
令也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

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雅一作清當朝

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

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若循次而

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趙本無
萬一字今乃乘不測之

舟一本作
川字入無入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

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請一作情非計之得也雖使

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耀趙本作遁膠

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請一作情猶將倒

廩傾困一作筭羅列而進也若愈不肖又安敢有

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

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

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

業管子小正篇請侯之使垂橐而入垂橐而歸樊

作細載今所謂細載垂橐語出此而公方且遠宰蠻縣故其

語相反如此橐足下亮之而已

上李實尚書書

月日

孫曰正元十九年

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

再拜奉書大尹閣下

孫曰正元十九年三月乙亥以檢校工部尚書李實為京兆尹

愈來

京師於今十五年

嚴曰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退之以貞元十八年授國子四

門博士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作此書時蓋已罷博士而未授御史正十九年也退之以貞元五年復來京師至

是十五年矣

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

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

樊

寔恃寵強復專於聚斂公於順宗實錄備書之矣而於此書且復有赤心憂國之語夫憂民乃所以憂國實聚

斂毒民如此曰憂國可乎公慷慨正直行行如此乃云爾何哉豈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身以行道聖賢所

不免也君子之所為蓋有不識矣○一本無如家二字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

雨者百有餘日

韓曰正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

種不入土野

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干百年之前猶劭而慕之况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爲文兩卷

謹一作謂

凡十

五篇非敢自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資也進退

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建封僕射白兔書

樊曰公正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書是時作

伏聞今月十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

質全白

全一作皎

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

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不失人立而拱

孫曰人立

言如人之立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拱拱手也

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

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

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辯之兔陰類也又

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

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

且服罪也得之符離實戎國名

孫曰晉灼注漢書云符離匈奴

王號也

又附離也

舊本作符離實戎國也名又附離也

不在農夫之田

而在軍田

之田一作之家田

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道

也有安阜之嘉名焉

附一作有安之嘉焉

伏惟閣下股肱

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

補注鑕鐵槌也職曰切

其屬畏威崩析

其屬一作之屬讀連上文

歸我乎哉

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

答字無小

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覩茲盛美焉敢避

不讓之責而默默邪

一作而默賀也

愈再拜

上兵部侍郎李巽書

或作李巽非是

十二月九日

孫曰永正元年

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

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

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

矣

嚴曰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年也退之以貞元二年入京師至此二十年矣

薄命不

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

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窮究於經傳史記

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龔磨乎事

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

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岳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

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

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

而道益窮年老而身益困一本作志亦困私自憐悼悔

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

而義拙孫曰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

夜漫漫何時旦齊相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韓曰叔

公聞之舉以為相驥茂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

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驥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元言

吾幾失子矣左氏傳云齊相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

上然則非言之難為一作其聽而識之者難遇也

伏以閣下內仁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

而一字無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

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

樊曰是歲十一月甲申李巽自江西觀察使入爲兵部侍

郎當天子新即位

樊曰是歲八月庚子憲宗即位

汲汲於理化之

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

宜一作計

既有聽之之明又

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駿明之言

叢祖切

不發於

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

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

孫曰謂遷陽山令時所作

舒憂娛

悲雜以瓌恠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

聽於耳也如賜觀覽亦有可採干黷尊嚴伏增

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

韓曰生名汾按公有題洛北惠林寺云正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與李景興侯喜尉遲汾漁

于溫洛又嘗薦汾于陸員外儻故知生為汾也。一本題作答尉遲生汾書。

尉遲生足下

尉遲氏。初曰廣韻虜複姓有尉遲氏。尉音鬱。

夫所謂文者必

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

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

而氣和昭晰者無疑

祝曰昭晰明也前漢暗昧昭晰。晰士列切一作而優。

游者有餘

作者一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

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也如有問於愈者

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

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

又一作豈抑所能

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其

何愛之異也

其何一

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

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

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樊曰楊子者或謂楊陵之子欽之字茂孝也傳嘗言其以華山賦示公公稱之士林即其人也未詳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畧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以貌定

敢一作能以一作於

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戒

孫曰史記弟子列傳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兒取人失之子羽故未敢決然挹亦不

敢忽然忘也敢一作能到城以來孫曰城謂京城不多與人往還

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補注東野德州平昌人東野

矻矻說足下不離口韓曰矻矻語難也○矻居乙切又口骨切一作吃吃崔大敦

詩不多見補注敦詩名羣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爲處子

之秀近又得李七翱書七字無亦云足下之文遠

其兄甚矣一無矣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

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

相信已熟既相見一作既已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

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